

第五十八章 能不能帶我去？

從外書房出來，天邊晚霞絢爛。

芍藥將手裏畫著圈圈的棍子一丟，站起身來，「少奶奶，沒出什麼事吧？」

安容搖搖頭，道：「沒出什麼事，只是我可能要失蹤數日，別驚訝。」

芍藥一愣，開什麼玩笑，失蹤這麼大的事還叫她不驚訝，她的心臟都要嚇停了好嗎？！

「為什麼要失蹤？」芍藥問道。

安容不知道怎麼解釋，只道：「別問太多，妳只要知道，那是沒有危險的失蹤就行了。」說著，她邁步朝前走。

安容前腳剛邁進院子，就聽到一陣嗚嗚聲。

安容撇頭一看，只見秋菊被五花大綁的跪在地上，嘴裏塞著布條，說不出話。

她眉頭一擰，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夏兒迎上來道：「少奶奶，秋菊手腳不乾淨，您在正屋幫靖北侯世子估算首飾到一半離開後，秋菊進去幫忙，趁大家不注意時偷了一塊玉佩，被冬兒逮個正著，喻嬾嬾就讓婆子把她綁在這裏，等您回來發落。」

聽了夏兒的話，安容的臉色極差。

從侯府嫁過來，秋菊就一直安分守己，自己因著前世的事防備著她，卻揪不著她的錯處，她還以為秋菊改過自新了呢，沒想到終究是按捺不住。

安容瞥了秋菊一眼，她眸底含淚，寫滿了求饒。

安容擺擺手，道：「賣了。」

話音剛落，就有兩個婆子摠著秋菊走。

秋菊死活不願意，被拉到院門外，瞧見蕭湛，立刻撞開左右的婆子，朝蕭湛撲過去，嘴裏嗚嗚嗚的叫著，一臉的楚楚可憐，要不是婆子及時抓住了她，她估計都要撲到蕭湛身上了。

蕭湛眉頭擰著，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婆子忙回道：「秋菊偷世子爺的東西，被少奶奶賣了，心底不服，想跟少爺您告少奶奶的狀呢。」

蕭湛瞥了秋菊一眼，道，「不服就打二十大板再賣。」說完，邁步進了院子。

秋菊一聽，頓時叫得更厲害了。

兩個婆子再不客氣，拖著她便走。

安容進屋，喝了幾口茶，就聽到蕭湛的腳步聲，她忙放下茶盞，迎上去道：「相公，你什麼時候去邊關？」

看著安容的眸底帶著迫切之色，蕭湛伸手捏了她的鼻子一下，不滿道：「妳這是盼著我去邊關呢？」

「才沒有。」安容悶了聲音道：「我問你話呢。」

蕭湛拉著安容坐下，眸光沉沉地回答，「隨時可能離京。」

聽到「隨時」兩個字，安容就知道邊關戰況緊急。

聽蕭湛說，安容才知道澗門關失守了，東延一夜之間攻破大周兩座城池。

安容看著蕭湛道：「我可能沒法給你送行了。」待蕭湛望過來，她抬起手腕道：「今夜是月圓之夜，我打算在裏面多待一會兒。」

聞言，蕭湛握著安容的手一緊，長臂一伸，將她抱在了懷裏。

他握著安容的手，摩挲著玉鐲，語氣哀怨，「它好像專門坑我。」

安容扭過頭，看著蕭湛，他的眸光深邃幽黑，像是夜空裏閃爍著最璀璨的星辰，裏面夾帶了不捨。

他緊緊的抱著安容，安容覺得他恨不得將自己揉碎了嵌進他的身體裏去。

一瞬間，安容的鼻尖就泛酸了。

她不想進手鐲了。

蕭湛一走，最快也得要幾個月才會回來，甚至更久，她無法忍受那麼長時間瞧不見他。

一想到離別，安容的心就空空的，還有些心慌。

她怕蕭湛會出事，哪怕她明知道蕭湛的命很硬，可是東延太子和上官昊，哪個都不是軟角色。

安容哽咽地道：「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打仗？」

感覺到安容的不捨，蕭湛心底像吃了蜜一般的甜，眸底的笑更是濃得化不開。

不過軍規擺在那裏，他也容不得安容拿自己和肚子裏的孩子開玩笑。

「乖乖在家，等我回來。」

蕭湛的聲音溫柔如風，卻透著堅定，尤其是他呼出炙熱的氣息，潑灑在她的頸脖子處，帶來一陣麻癢。

安容扭動脖子，蕭湛的喉嚨裏發出輕呼聲，他正要親上去，就聽外面喻嬾嬾在咳嗽了——

「時辰不早了，少爺、少奶奶，該用晚飯了。」

安容臉猝然一紅，幸好背對著喻嬾嬾，不然她臉非得紅透不可。

安容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，從蕭湛懷裏起來，去淨手。

喻嬾嬾沒有進來，她出去後，是丫鬟端了飯菜進來。

安容有些食不知味。

雖然蕭湛一個勁的給她夾菜，可是安容吃了兩口，就吃不下了。

看著窗外，天越來越黑，安容的心情越來越抑鬱。

一頓飯吃了許久，還是喻嬾嬾看不過去，進來催了，「飯菜冷了，要不要廚房再準備一份？」

蕭湛這才歇了筷子道，「不吃了，端下去吧。」

喻嬾嬾掃了飯菜一眼，眉頭輕擰。

少爺和少奶奶吃得不多啊，得叫廚房準備宵夜了。

飯菜撤走之後，芍藥來請安容出去散步，免得她積食了。

安容搖搖頭道：「今兒就不去了。」

芍藥皺了皺眉頭，有些擔憂，少奶奶和少爺不太對勁啊，尤其是少奶奶早前說她會失蹤數日，但她為什麼要失蹤呢？

蕭湛擺擺手，讓屋子裏的丫鬟出去。

屋子裏，只剩下安容和他兩個人了。

安容想到蕭湛要去邊關，自己給他縫製的衣裳還沒有做好，她也還沒有去大昭寺給他求平安符……

她好像還有很多的事沒有做。

越想，安容就越想跟著蕭湛一起去邊關。

她皺緊眉頭，如胭脂般的唇瓣輕輕咬緊，像是櫻桃上灑了潔白的雪一般，充滿誘惑。

忽然，她抓著他的胳膊道：「那十三萬大軍，皇上都管不到，你帶我去軍營，也沒人敢說什麼，你就帶我去……」

她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嬌嫩的唇瓣便被人吻住了，剩餘的話被悉數吞沒。

蕭湛的吻炙熱急迫，席捲著她口中每一寸地方，時而霸道，時而溫柔。

安容的背脊一陣激流竄過，細白如瓷的皮膚上浮起紅暈，兩頰豔麗得像燃燒的火，媚眼如絲，被濃密睫毛擋著的眸子中泛著春水般的波光，她的身子癱軟在蕭湛的懷中。

夜，綵繡旖旎，連窗外的月都透著一股媚色。

一番翻雲覆雨，纏綿悱惻後，安容蜷縮在蕭湛懷裏，看著從窗外移進來的月色。

安容往後移了移，就這麼一個小舉動，鬧得蕭湛心直癢癢，再看安容眸帶水波，含嬌帶嗔的模樣，他如何忍得住？

被子一拉，蕭湛又撲了過去。

窗外，芍藥蹲在地上，看著天上的月亮，緊緊的捂著耳朵。

她聽不見，什麼也聽不見。

只是，柳大夫叮囑過孕中行房最多三五日一次，今兒一日三回了，她是不是要咳嗽一聲，提醒少爺、少奶奶一下？

正想著呢，就聽到屋內傳來一陣低吼聲。

芍藥驚得站了起來，耳朵豎得尖尖的。

屋內，蕭湛要瘋了。

他正在興頭上，就因為被子裏憋得慌，安容伸手要扯下被子，然後……她消失了。

蕭湛覺得，他總有一日會被蕭家傳家手鐲給整廢了。

「少爺、少奶奶？」外面，芍藥輕喚。

蕭湛揉著太陽穴，道：「準備冷水，我要沐浴。」

芍藥愕然，這大晚上的少爺還要洗冷水澡？

但她不敢耽擱，趕緊去吩咐丫鬟拎水來。

蕭湛下了床，穿好衣裳出了房門。

等他走後，芍藥進入房中，看著凌亂的床榻，芍藥的臉紅得跟猴屁股似的，不敢看，只喚道：「少奶奶？」

喊了幾聲，沒人答應後，她就過去找人了。

沒在床上見到人，她又去別處找。

然後，她驚呆了。

她一直在門外守著，也沒見少奶奶出去，少奶奶怎麼從房中失蹤的？！

等蕭湛沐浴回來，芍藥大著膽子問：「少爺，少奶奶她去哪兒了？」

蕭湛瞥了芍藥一眼道：「少奶奶不在的時候，管好臨墨軒。」囑咐完這一句，又道，「沒事了，出去吧。」

彼時，床榻已經被芍藥收拾乾淨了。

蕭湛躺在床上，看著窗外的月華，哭笑不得。

要是能捅月亮兩刀，估計這會兒月亮已經被他捅得碎成豆腐渣了。

蕭湛手一揮，窗戶匡噹兩聲，就關上了。

他閉上眼睛睡去，但沒多久就又醒了。

他是被砸醒的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忽然幾本書砸下來，正中腦門。

蕭湛被砸得眼冒金星，不知道是該哭好，還是該笑好。

他隨手拿了一本書，書封上是四個字——《練兵實紀》。

蕭湛眸光一凝，這正是他所需要的！

他又拿了一本《水戰兵法》，還有《守城錄》、《歷代兵制》、《城守籌略》……差不多有十本之多。

蕭湛如獲至寶，正高興著呢，忽然聞到一陣包子香。

床上又掉包子饅頭了，這回更離譜，還有羊……

看著羊在他床上找草吃，還不停的咩咩叫著，而且不止一隻，是兩隻！

蕭湛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。

然後一大清早的，丫鬟起床，就見到蕭湛牽著兩頭羊從臥室裏出來，臉上神色都是極度震驚和不解。

蕭湛腦殼生疼得緊，輕咳了咳嗓子，吩咐道：「牽去養著。」又鎮定地吩咐芍藥，「房間裏還有些包子饅頭，拿出來大夥兒分了吃。」

芍藥撓著額頭，進了屋，只見桌子上擺滿了饅頭，一屋子的肉香味兒，叫人食慾大開。

她偷偷塞了一顆放進嘴裏，然後拿了籃子來裝包子。

等芍藥和丫鬟們端走了包子，蕭湛也沒有離開。

他有預感，安容今兒會出現。

果不其然，待他吃完早飯後沒一會兒，安容就出來了。

她看著床榻問蕭湛，「相公，你有沒有見到兵書和羊？」

蕭湛嘴角抽了下，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安容有些吃驚，爬床上去翻被子，還好，叫她找到了一個饅頭。

她努著嘴看著蕭湛，「你騙我！」

蕭湛無奈撫額，額頭有淤青，「這是兵書砸的。」

安容憋笑，不是她存心幸災樂禍，實在是太好笑了，「這不怪我，相公，這一回你必須帶我去邊關了。」

蕭湛看著安容，俊朗的臉上帶了疑惑，「為什麼？」

安容努了努鼻子，「還能為什麼啊，這是你蕭家手鐲，我雖然是你的嫡妻，可到底是個外人啊，你家手鐲不信任我，要你在，我才能進去，而且要的東西，它也會掉出來給你。」說著，露出一臉的哀怨。

蕭湛一眨不眨的看著安容，嘴角噙著一抹笑。

這女人，為了跟他去邊關，竟不惜撒謊騙他。

蕭湛低頭，繼續翻閱兵書。

安容見他不說話，當他相信了，不由得高興。

有這個理由，她就能說服國公爺，讓她跟著去邊關了。

結果蕭湛冷不防道：「外祖父十歲時，太老爺就過世了。」

安容嘴角的笑緩緩滯住。

蕭湛翻了一頁兵書，抽空瞥了安容一眼，笑道：「我可沒聽外祖父說過，太夫人有事沒事就去找太老爺，而且還是大半夜的。」

這話讓安容有些毛骨悚然，接著氣呼呼的道：「你就不能上一回當嗎？」

蕭湛看著安容，見她用一雙清亮亮、水潤潤的眼睛看著他，心到底軟了一些，道：

「就算妳能騙得過我，也騙不過外祖父。」

安容懊惱地跺腳，她還以為自己想到了一個好計謀能騙過所有人呢。

她恨恨的剗了蕭湛兩眼，朝他走過去，蹲下身子從蕭湛的靴子裏掏出來一把匕首。

蕭湛看著她，眸底帶了疑惑，「妳要做什麼？」

安容掰正蕭湛的手，摠在桌子上，問他，「你帶不帶我去邊關？」

蕭湛望著安容，搖頭，「軍營之中不能有女子，這是軍規。」

什麼軍規，那不也是人定的？安容不以為然，哼了一聲，再問：「真的不帶我去？」

蕭湛望著安容，目光沉靜猶如一灘深潭，卻又透著認真和深意，還有那抹難以忽視的堅決。

安容看著他，手裏的刀猛然一劃。

蕭湛眉頭皺緊，低頭一看，手腕上有了一條很深的口子。

安容重重的哼了一聲，又將匕首重重的拍在桌子上。

蕭湛要將手收回來，卻被她摠著，「別動。」

蕭湛不動了。

安容擻起衣袖，露出橙色玉鐲，用玉鐲去沾蕭湛的血。

蕭湛瞧見手上的血被玉鐲吸了進去，等玉鐲變紅後，又恢復了原本的橙色，而他手腕上的傷口則已復原，完好如初。

安容摸了摸蕭湛的胳膊，好滑，好硬，有些愛不釋手。

蕭湛將胳膊收回來，問道：「方才是做什麼？」

安容正要回答他呢，卻見蕭湛眸底深邃，裏面有好奇，但並不濃厚，不由洩氣了，這人喜怒不形於色，明明很好奇，就不能表現出來嗎？

他連問出來的話都好像在說：妳不告訴我也無所謂一樣。

安容坐下，端起茶盞，輕輕的啜著，「你帶我去邊關，我就告訴你。」

難得瞧見安容這樣使小性子，蕭湛的嘴角不由自主地上翹，又極力壓制住笑容。

可就是這一抹笑，彷彿春回大地，一雙眼睛像是一汪深不可見的幽潭，波光流轉，似要將她整個吸入眼底一般。

安容的心漏跳了好幾拍，腦子裏忽然閃過昨晚他的溫柔和霸道。

她的臉紅如晚霞，眼神躲閃飄忽，看得蕭湛莫名其妙，不懂她好好的怎麼就臉紅了，便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安容能說實話嗎？臉皮一臊，只道：「你對我使美男計……」

美男計？蕭湛差點沒被自己的口水給噎死過去，他伸手戳著安容的腦門，笑罵道：「自己想入非非，還栽贓於我？」

這回安容連耳根子都紅了。

從掉饅頭和羊起，蕭湛就確信安容會回來，所以怕丫鬟在屋子裏會被嚇得驚叫，更怕安容和前兩次一樣，出現時身上穿著單薄。

不過這一回，安容身上倒是穿著得宜，清爽乾淨。

蕭湛在屋子裏看書，丫鬟們也不敢進來打擾，可是木屋的隔音效果擺在那裏，多了個人，還在不斷說話，路過的丫鬟都能知道。

這不，海棠瞪芍藥了，當著一堆人的面，她沒敢說話，但是眸底的意思很明確——少奶奶哪裏失蹤了，人好好的在屋子裏呢！

芍藥鼓著腮幫子，不知道怎麼解釋好，她敢發誓，少奶奶確實失蹤了，可怎麼忽然出現了，簡直神出鬼沒啊。

看著芍藥一副疑惑的模樣，海棠瞋了她好幾眼，只當她是在開玩笑，「好了，我知道妳是逗我玩的，時辰不早了，一會兒還得去醉仙樓呢，妳去問問少奶奶何時動身。」

芍藥點點頭，邁步進屋。

站在珠簾外，芍藥的眼睛眨了又眨，確定屋內和蕭湛說話的人真是安容，方才問道：「少奶奶，今兒還去不去醉仙樓了？」

見安容招了招手，芍藥進入屋中，繼續道：「昨兒那些首飾才估算了一小小部分，還剩下那麼多，該怎麼辦啊？」

安容也在為這事犯難，這些首飾也是她不得不出手鐺空間的原因之一。

既然答應了連軒幫他的忙，就不能爽約啊，而且連軒也是幫蕭湛。

安容想了想，道：「先將首飾抬去醉仙樓，讓玉錦閣的師傅去估價，再添兩成寫上。」

芍藥點頭記下，要轉身離開。

這時，蕭湛吩咐道：「給少奶奶端些吃的來。」

很快，丫鬟就給安容端了早飯來。

聞著飯菜香，安容肚子裏咕咕叫，正夾了個花卷要吃呢，就有人來倒她的胃口了。

冬兒站在珠簾外，用一種悶悶的語氣稟告道：「少奶奶，大姑奶奶找妳。」

安容的好胃口瞬間沒了一半，她放下筷子，皺眉問道：「可說了來找我是為了什麼事沒有？」

冬兒搖頭，「前院來傳話的丫鬟沒說，只說大姑奶奶說要是見不到妳，她就不走

了。」

聽到這一句，安容眸底浮現一抹厭惡之色。

沒人威脅了還會有好臉色，她和沈安芸早算是撕破臉了，本想著從此井水不犯河水，沈安芸卻偏偏來招惹她。

安容的心情極不好，她出了手鐲空間，是因為蕭湛，想在他離京去邊關之前，給他收拾包袱，哪怕繡個帕子，她也心安一些，可不是為了陪沈安芸閒聊的。

「就說我今兒很忙，沒空見她。」安容吩咐道。

等冬兒走後，她才安安心心的用早飯。

安容吃到一半時，蕭湛起身出了屋子，安容沒問他要去哪兒。

倒是芍藥這時悄悄湊上來問安容，「少奶奶，妳失蹤去哪兒了？」她一雙靈動眸子裏滿滿的都是好奇。

安容抬了抬手腕，露出那只玉鐲，晃了兩下後，就繼續吃包子了。

芍藥驚呆了，少奶奶這是什麼意思，自己是問她失蹤去了哪兒啊，難道……少奶奶想說，她進了鐲子裏？

少奶奶不是逗她玩的吧？

芍藥知道安容沒那麼無聊，而且安容失蹤，蕭湛一點也不著急，這事著實可疑。再一想，蕭家的傳家手鐲本來就很神奇，一個破破爛爛的木鐲，不但能變材質、變顏色，甚至變得晶瑩剔透，再奇葩一些，她也能接受了。

只是手鐲如何，芍藥不關心，她另有更在乎的事，「少奶奶，妳不會有事沒事就失蹤吧？妳失蹤了，少爺又去了戰場，那我們怎麼辦啊？」

想著，芍藥都快哭了。

她可是把安容當主心骨的，日日伺候在安容身邊，習慣了聽吩咐辦事，安容不在，她都不知道要做什麼。

見芍藥眼眶通紅，鼻子發酸，安容心底有些不是滋味兒，她想到了蕭湛即將離開，兩人要有好長一段時間不能相伴，習慣了一個人，卻不能日日共處，再者他還是去那麼危險的地方，光想就讓她心裏怕得慌。

安容幫芍藥抹去眼角的淚珠，笑道：「妳想多了，我倒是想有事沒事就失蹤，可也得手鐲願意讓我進去啊，再說了，我每次失蹤，還得妳幫我遮掩一二呢。」

聽到這話，芍藥驚奇之餘，也破涕為笑。她沒想到自己真猜中了，少奶奶真是進到那手鐲裏，只是她驚訝歸驚訝，但更在乎的還是安容本身。

看安容胃口極好，她想起來一件事，道：「少奶奶，妳今兒都沒有孕吐了。」

她不提，安容還真沒發現。

之前幾天，她每天早上起來胃口都不怎麼好，吃得不多，但是今天胃口好得出奇。

芍藥觀察著安容的臉，驚歎道：「膚質看著也比之前更好了……」

安容自己摸著也有種愛不釋手的感覺，只是想到手鐲，她就有些心疼。

她好不容易積攢的感激之心，用來給蕭湛兌換了幾本兵書和問了兩個問題，就花了個七七八八了。

早飯吃得略多了些，安容要去花園裏走走，剛出了屋，就聽到一陣羊叫。

院門口的樹下拴著兩隻羊，夏兒在給羊餵草。

安容瞧了便皺眉了，「怎麼把羊養那兒了？」

芍藥捂嘴笑，「那是少爺的寵物，廚房婆子怕養壞了，就先放在那裏了。」

安容憋著笑，想過去瞧瞧。

結果剛下台階沒兩步，冬兒就回來了，上前福身道：「少奶奶，大姑奶奶不走，一定要見妳，她說上回比武奪帥，少爺把大姑爺打傷了……」

芍藥聽了白眼直翻，「比試台上除了少爺之外，誰身上沒點皮外傷啊，她不會是想找少奶奶賠醫藥費吧？」

芍藥覺得這可能性最大，在她的印象中，大姑奶奶找少奶奶十件事裏，至少八件和錢有關。

芍藥望著安容，嘴輕輕噘著。

她知道少奶奶要見大姑奶奶了，沒辦法，大姑奶奶能做到不要臉，在蕭國公府前賴在不走，可是少奶奶做不到由著她不管。

芍藥想不通，都是親戚，為什麼少奶奶和少爺的差別就那麼大呢？

少爺的親戚們從來不給他惹麻煩，唯一一個特別能惹事的就是靖北侯世子了，可他惹事，煩的都是那些倒楣蛋，不管他，他照樣能化險為夷，而且坑的都是別人的錢，數目之大，叫人羨慕妒忌，而且那麼多的錢，靖北侯世子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就拿出來給少爺做軍餉。

再看少奶奶的姊妹呢，好像都是窩裏橫，喜歡占自己人的便宜，見不得少奶奶過得比她們好，想讓她們幫少奶奶一點忙？算了，她們不給少奶奶臉上抹黑就萬幸了。

安容望著天上飄著的白雲，輕揉太陽穴，語氣無奈道：「讓她進來吧。」

冬兒得了吩咐去傳話，安容則帶著芍藥去紫檀院給蕭老夫人請安。

屋子裏除了國公府幾位太太，靖北侯夫人也在，幾人正在談論連軒和含月郡主的親事。

蕭湛隨時要去邊關，連軒身為副帥，自然要陪同左右，這親事不趕緊辦了，靖北侯夫人實在寢食難安啊。

這些日子，她一直為連軒的親事操心，可是架不住連軒的性子太執拗了，怕他會逃婚，這不，喜帖都備好了，就差寫上日子送出去，卻一直擱著。

還有其他成親要用的喜綢等東西，靖北侯府早都準備妥當，用靖北侯夫人的話說，就是要一個時辰後成親，靖北侯府也能即刻準備好。

她是手段乾淨俐落，可是架不住兒子不俐落，她和靖北侯商議了一宿，結果靖北侯出了個餓到不行的主意，竟要把連軒迷暈了，丟到喜床上，再找公雞替兒子拜堂，到時候生米煮成熟飯，諒連軒也沒轍了。

靖北侯能想到這樣餓的主意，再想想連軒的性子，只能說這對父子簡直是青出於藍，更勝於藍的代表。

靖北侯夫人是越想越氣，腳一抬，直接把靖北侯踹下了床，讓他反省去了。

兒子沒病沒痛的，用什麼公雞拜堂？再說，這不是侮辱人家含月郡主嗎，小倆口

還不得被文武百官活活笑話死。

靖北侯靠不住，靖北侯夫人拿連軒又沒轍，這才一大清早的，隨便用了兩口早飯，就巴巴的趕回來，找蕭大太太幫忙出主意。

對此，蕭家幾位太太是無奈又好笑的搖頭，「軒兒要是不願意，這堂不好拜啊，要是以前，或許還能讓遷兒他們看著他，現在軒兒武功又高，還有安容給的一堆毒藥在，想困住他，著實不容易。」

蕭三太太笑問：「連軒還忙著四處要債呢？」

靖北侯夫人瞬間頭疼不止，「別提了，就軒兒這兩天要的債，比他爹掙了半輩子的錢都多，我都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哭。」

蕭四太太用帕子擦拭鼻尖，掩去嘴角的笑，「軒兒雖然胡鬧了些，不過可是很懂事，送給我們幾位舅母不少的首飾，還有錦兒她們……」

說起這事，靖北侯夫人更是氣不打一處來。

連軒誰都想到了，就是沒想到她這個親娘！

「罷了，不提首飾的事了，越提我越傷心，真是白養他這麼大了，妳們倒是幫我出出主意啊。」靖北侯夫人揉太陽穴道。

安容站在屏風處，聽了這麼一段，覺得靖北侯出的餽主意真是有夠餽的。

丫鬟出來，正巧碰到安容，忙福身見禮，「給表少奶奶請安。」

安容點了點頭，待丫鬟退下，她便邁步進去了。

蕭四太太正小聲地和靖北侯夫人說話——

「軒兒就聽他大哥大嫂的，妳讓安容幫著出出主意，哪怕餽一點兒，好歹事後他不會報復。」

安容頓時有些無語。

幾位太太不敢出主意呢，雖然連軒還不至於敢以下犯上，可是連軒會父債子償、母債子償啊，倒楣的可就是蕭遷他們了。

但由安容出主意就不同了，連軒不會找安容的麻煩。

安容渾身無力的上前給蕭老夫人請安。

蕭老夫人微微詫異，多看了安容幾眼，笑道：「怎麼還來給我請安了，昨兒國公爺說他交給妳一個任務，說妳這一段時間會待在臨墨軒，讓人就算天塌了也不許去打擾妳，我還沒吩咐下去呢。」

安容聽得心底動容，尤其見蕭老夫人的眸光從她手腕上的玉鐲掃過，她就知道國公爺和蕭老夫人明說了。

蕭老夫人招招手，安容便坐到她身邊去，道：「外祖父交給我的任務，時間緊迫，我怕是要錯過連軒和含月郡主的親事，連給相公送行都來不及……」

蕭老夫人拍著安容的手，輕輕一歎，「難為妳了。」

蕭大太太看著安容，又看看蕭老夫人，「什麼任務這麼重要？軒兒和含月郡主的親事不參加就算了，畢竟安容懷了身孕，喜宴上人多手雜，可是怎會連給湛兒送行的時間都沒有？」

安容沒有說話，手鐲的事，國公爺叮囑過，不許洩密，她告訴芍藥，那是萬不得

已，再者，她也信任芍藥。

見她不說話，蕭三太太眉頭皺起，「不能說嗎？要是國公爺交代的任務太難辦，妳說出來，我們幾個長輩看看能不能幫忙，否則湛兒一走，沒準兒你們就一年半載見不著面了。」

幾位太太紛紛表示會幫忙。

但幫忙是次要的，其實她們更好奇國公爺給安容交代了什麼任務，她們總覺得蕭老國公是偏心給安容好處的感覺，不弄清楚，心底不舒坦。

說了會幫忙，可她們不是一定會幫忙，要是太麻煩了，還可以推脫。

幾人的那點心思，安容瞧她們的眼神就知道了，只是被幾位太太聯手逼問，她真有些招架不住，好像不回答就會犯眾怒。

安容看了蕭老夫人一眼，蕭老夫人點點頭。

安容微窘，老夫人居然支持她撒謊騙幾位太太，那這樣，她就不客氣了。

安容努了努鼻子道：「幾位舅母也知道，相公的那十三萬大軍，朝廷不會給一分餉銀，也不會給一粒糧食，這些日子，相公一直在為籌集軍餉忙碌，外祖父覺得我把玉錦閣經營得不錯，就把十三萬大軍的糧草一事也交給了我，好讓相公在戰場上無後顧之憂……」

蕭三太太趁機打岔了，「十三萬大軍的糧草全部交給妳想辦法？那可不是小數目，一個月少說也要十幾萬兩銀子，妳上哪兒給湛兒弄銀子去？」

經營一個玉錦閣已經不容易了，玉錦閣生意最好的時候，也不能月月保證有十萬兩銀子的收入。蕭三太太不信安容有那本事，她認為安容是隨便找理由糊弄她們。蕭四太太則驚訝道：「國公爺不讓遷兒去戰場，我還以為國公爺把籌措軍餉的事交給他呢，沒想到交給了安容，軒兒和湛兒都去了戰場，那遷兒留在府裏做什麼？」

比起連軒，蕭遷才更應該去戰場。

蕭遷是蕭國公府的長子嫡孫，將來會繼承爵位和家業，勢必要上戰場，若不立下赫赫戰功，將來怎麼繼承國公爺手裏那些兵馬？

聽了蕭四太太的話，蕭大太太的眉頭是鬆了又緊，緊了又鬆。

戰場凶險，她很清楚，丈夫出征在外，她時常擔憂得睡不著覺，把遷兒留在身邊，她好歹放心一些，可是不讓遷兒去戰場，她又忍不住犯嘀咕了。

她一直覺得國公爺和丈夫對湛兒的重視超過了遷兒，所以很擔心國公爺會把兵權交給湛兒，而不是給兒子，哪怕丈夫一再明確的告訴她，讓她不要多想，可是她忍不住。

蕭老夫人端起茶盞，輕輕的撥弄著，道：「行了，都別胡亂猜測了，國公爺不是不讓遷兒去戰場，只是不讓他和湛兒還有軒兒一起去，等他娶了親，國公爺就讓他去他爹那裏，讓他爹多教教他怎麼打仗。」

「至於讓安容幫湛兒，實屬無奈，偌大一個國公府，沒人能幫湛兒，可不得辛苦安容了，國公爺可是叮囑我了，他要是去了戰場，安容開鋪子做生意，需要妳們幾位舅母的幫忙，就必須要幫，還有玉錦閣，安容要忙自己的生意，肯定無暇照

顧，還得老三媳婦妳來。」

被蕭老夫人點了名，蕭三太太一怔，忙擺手道：「我沒那本事經營玉錦閣，還是安容來吧。」

安容起身道：「三舅母，妳放心吧，把玉錦閣交給妳經營前，我肯定會處理好的，只會讓妳掙錢，不會虧的。」

一聽安容這話，蕭三太太坐正了身子，「真的？」

安容點頭，「比珍珠還真。」

蕭三太太臉有些紅了，「我先試試，要是我沒那本事，我可還是會還給妳的。」

安容點頭應下。

蕭大太太也滿意了，讓蕭遷跟蕭大將軍打仗，她放心不說，還有一層子承父業在，她的心，寬了。

心一寬，蕭大太太的臉上就帶了笑。

靖北侯夫人在一旁，咳了又咳，讓人別忘了她。

蕭老夫人嗔了靖北侯夫人一眼，對安容道：「妳也幫幫她吧，這都急得快坐不住板凳了。」

安容有些窘了，撓著額頭道：「我出的也是餽主意……」

她的意思是，不攬這檔子事，她沒什麼好辦法，別指望她。

可是靖北侯夫人一聽，憂愁的眸底瞬間重燃了希望，連忙道：「我是連餽主意都沒了，妳倒是快說說。」

安容沒轍，只得道：「其實靖北侯的主意不錯，讓連軒正經八百的拜堂怕是不容易，只能讓人代替他，只是這替代用公雞不行，不過……」說著，安容頓了一頓。

蕭三太太就笑看著安容了，「瞧妳這一口氣喘的，不過什麼？」

安容眸光動了動，笑道：「我記得那日連軒冒充蕭遷出了國公府，還調戲了含月郡主，結果國公爺卻將蕭遷誤認為是連軒，將他從樹上給打了下來。」

安容這是一語點醒夢中人，用公雞不行，但是可以用假連軒啊。

「就這麼辦！」靖北侯夫人當即認同了安容的主意。

幾人繼續商議了一會兒，靖北侯夫人就心急火燎的趕回靖北侯府了，那些喜帖她得趕緊送出去啊。

第五十九章 沈安芸來求助

安容出了紫檀院，回了臨墨軒，剛進院子，冬兒就迎了上來。

「少奶奶，大姑奶奶在正屋等了您好一會兒，有些生氣了。」

安容輕「嗯」了一聲，冬兒就退了下去。

安容邁步進正屋，就聽到沈安芸陰陽怪氣的聲音——

「四妹妹可真是大忙人呢，將我晾在這裏，半天不見妳的人影。」

安容輕瞥了她一眼，語氣不疾不徐道：「知道我忙，妳還跑來打擾我做什麼？」

沈安芸的臉色頓時一青，頗咬牙切齒的道：「妳當我願意來找妳呢，還不是因為妳！」

安容望著沈安芸，見她眸底冒火，怒不可抑，就覺得好笑，「是我逼妳來的嗎？」

既然妳這樣不願意，那好，送客！」

話音未落，芍藥已經近前一步了，做了個請的姿勢，「大姑奶奶，請吧。」

沈安芸恨不得活活掐死安容，原本因為生氣，她站了起來，這會兒又坐了下去。她好不容易才進來，事情沒辦完就這樣走了，她豈能甘心？

看著沈安芸又坐下了，芍藥恨不得去拉她起來才好，她就不明白，少奶奶都說送客了，大姑奶奶怎麼還坐得下去，稍微有些傲氣的，都直接甩袖子走人了好嗎？海棠端了茶水上來，安容端起來，用茶盞蓋輕輕的撥弄著。

海棠手裏拿著托盤，道：「少奶奶，馬車已經準備妥當了。」

安容點點頭，方才瞥了沈安芸，眸底就一個意思，她忙得很，有事就趕緊說，她還趕著出府。

沈安芸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但是她努力的忍著，開口道：「不是我要來找妳的，是我公婆逼我來的。」說著，她頓了頓，咬緊牙關道：「四妹妹，就算我們有什麼舊怨，好歹姊妹一場，四妹夫和我夫君也是連襟，可是他呢，卻出手狠辣，將我夫君打成重傷！」

沈安芸今天來是替宣平侯世子打抱不平的，安容早知道了，可是，她是不是找錯人了？打宣平侯世子的又不是她，是蕭湛好嗎？要找也該找他才對。

安容撇撇嘴，蕭湛太硬了，她們想捏捏不動，只能捏她這顆軟柿子了。

安容心情極度不爽，她清冷的眸光掃過沈安芸的臉頰，「我記得比武奪帥時，相公只出了一腳，不存在出手狠辣一說，再者，讓我相公別手下留情的是宣平侯世子，如他所願，你們怎麼不滿意了？」

沈安芸氣得心口疼，「他那只是客氣，客氣妳懂不懂？蕭湛卻出手那麼狠，一點連襟的情面也不留！」

想想這幾天遭受的白眼和指責，沈安芸就氣得想摔東西。

本來比試台上比試拳腳，受些傷也是在所難免，可世子回去之後就開始吐血了。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心疼兒子，心裏惱了蕭湛，偏又拿蕭湛沒轍，只好將氣撒在她頭上了。

要是她得武安侯府的看重，和安容的關係好，蕭湛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，何至於下這麼狠的手？

他們一心盼著宣平侯世子能光耀門楣，上戰場立下戰功，現在非但兵權沒拿到，反倒帶回來一身的傷。

現在在宣平侯夫人眼裏，她沈安芸就是一顆喪門星！

沈安芸的指責，安容聽得都替她臉紅，嘴角勾起一抹譏諷的笑，將茶盞擱下了，「比武奪帥，爭奪的是十萬大軍的兵權，妳以為是兒戲呢，還客氣，宣平侯世子有那閒情逸致，我相公沒有！」

「就算不客氣，也不用下那麼重的手吧？！」沈安芸揪著這一點不放。

安容眉頭一擰，眸底閃過不耐煩，掃了沈安芸兩眼，忍著心底的厭惡，問道：「那妳想怎麼樣？」

沈安芸望著安容，「我不想怎麼樣，我只想讓我婆婆消了怒氣，我的日子能好過

一些。」

安容笑了，「如此說來，妳是要我相公去給宣平侯世子賠禮道歉了？」

沈安芸怔了一下，眉頭輕皺，「讓四妹夫去道歉，妳覺得可能嗎？」

安容傾然一笑，眸底碧波流轉，「怎麼不可能，大姊姊妳素來舌粲蓮花，動之以情，曉之以理，我想妳能說服我相公去宣平侯府給大姊夫賠禮道歉的，至於我，是沒那個本事的，就算有，我也不會去。」

安容實在無語，她不知道沈安芸的腦子是怎麼長的，更好奇宣平侯夫人的心裏是怎麼想的，怎麼就那麼篤定她會幫沈安芸，會為了讓沈安芸在宣平侯府過得舒坦來委屈自己、委屈蕭湛？

她們是不是以為她腦袋被門來回夾傻了，可以任由她們糊弄？

沈安芸嗤笑道：「我舌粲蓮花？四妹妹，妳也太高看我了，我要是真有那麼本事，何至於被人逼著來找妳？」

安容耷拉了眉頭，把玩著手裏的繡帕，「宣平侯夫人是怎麼逼迫妳的？」

沈安芸瞥著地上的大紅牡丹地毯，眸底的妒忌一閃而逝，很快又恢復如初。

她看著安容，眸底流露出乞求之色，道：「世子參加比武奪帥，為的就是去戰場建功立業，如今上不了戰場，還弄得一身傷，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將怒氣都撒在我身上……」沈安芸開始訴苦，說了一通後，又道：「我想，世子要是能上戰場，跟著四妹夫打仗，他們的怒氣就該消了。」

沈安芸說著，用帕子擦拭壓根沒有淚水的眼角，抬眸看安容，卻見安容望著自己的手腕走神。

她假哭得很認真，沒有注意到安容手腕有抹亮光一閃而逝。

安容不明白玉鐲為什麼會亮，要說沈安芸對她動了殺念，玉鐲該冒黑光才對啊。這廂她在詫異，那邊御書房內，蕭湛也驚怔了。

他方才有一瞬間的走神。

那一瞬間，他看到了什麼？

他看到了安容和沈安芸在聊天！

而且兩人說的話，他都聽得一清二楚，雖然只有片刻，卻叫他震驚得無以復加。他閉緊雙眸，想再試試，可是卻一無所獲，好像方才是他的錯覺一般。

「蕭大人？」右相在一旁喚他。

蕭湛回過神來，看著右相。

右相嘴角有些抽，他瞥了前面一眼，道：「皇上在和你說話呢。」

敢在皇上面前走神，連皇上喊他兩聲了都沒聽見，這走神走得夠認真的啊。

昭文帝坐在龍椅上，眉頭輕擰，湛兒是怎麼回事，怎麼好端端的忽然走神了，這是以前從沒有過的事啊，他不由得問道：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蕭湛輕搖頭，「沒出什麼事。」

昭文帝眸底瞬間流露出一不悅。

沒出事，以他沉穩有加的性子能在自己說話的時候忽然走神？

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昭文帝皺了眉頭問。

蕭老國公也很詫異，沉聲道：「有話就說。」

蕭湛抬眸看了眼昭文帝，又看了眼蕭老國公，知道他們納悶，只是連他自己都沒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如何說？

他很迫切的想弄清楚方才那一幕到底是什麼原因，所以他的眸光落到宣平侯身上，問道：「是你讓沈大姑奶奶去找安容的？」

一旁的眾大臣撫額，無語。

還以為蕭大人在想邊關大事呢，原來他在想媳婦啊。

夫妻間感情好是好事，可也要分清楚場合吧，如此離不得媳婦，上了戰場，豈不是要想煞了？

右相去看昭文帝的神情。

昭文帝的臉色黑如百年老鍋底，恨不得抄起龍案上的鎮紙就丟過去才好。

宣平侯被問得愣愣的，「蕭大人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蕭湛眉頭皺緊，「難道不是？」

他的聲音有些冷，臉也有些沉，讓宣平侯看了背脊發涼，搖頭道——

「不是。」

蕭老國公看著蕭湛，眉頭皺得快沒邊了。

湛兒怎麼會這麼沒分寸，在御書房商議朝廷大事時想安容呢？

這樣拎不清的外孫兒是他養大的？

宣平侯世子的平妻是安容的庶姊，她找安容再正常不過了，湛兒卻皺了眉頭。

蕭老國公嗅到一股子不尋常，瞥了眼宣平侯，問蕭湛道：「她找安容有什麼事？」

蕭湛回道：「因為比武奪帥時，我打傷了宣平侯世子，宣平侯府認為我不念連襟之情，將怒氣撒在宣平侯世子二夫人頭上，她被逼無奈，去找安容，想安容幫她說情，讓宣平侯世子跟我一起去打仗……」說著，他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宣平侯，我說的可對？」

宣平侯臉色蒼白。

看著宣平侯的臉色，蕭湛的心更驚詫了。

他竟是說對了，那麼方才那一幕是真的了？可是，為什麼他能忽然看到剛剛的情景？

蕭湛眉頭皺緊，又鬆開。

難道與昨天安容割破他手腕有關？

要說蕭湛詫異，蕭老國公就更詫異了。

他和蕭湛一起出國公府，那時候沈安芸還在國公府前等候呢，她都沒見到安容，蕭湛又是怎麼知道她找安容是宣平侯授意的？

這事且不管，蕭老國公望著宣平侯，冷了聲音道：「宣平侯若是對湛兒多有不滿，大可以直接提，利用女人算什麼？」

宣平侯的背脊一陣陣發涼，忙賠笑道：「沒有的事啊，犬子學藝不精，我正督促他勤加練習，暫時沒有送他去邊關歷練的想法，讓世子去邊關，應該是安芸一人的想法，哪個做妻子的不希望夫君上進的？她和蕭表少奶奶是親姊妹，有想法和

她說說再正常不過了，國公爺切莫多心。」

宣平侯把這事一股腦全推到沈安芸身上了。

蕭老國公便沒有再追究。

饒是如此，宣平侯的怒氣也沒有削弱，眸光暗沉，氣得不行。

讓她辦點小事，結果卻連累他下不來台！

還有蕭湛，這是不給他面子，更是不給自己嫡妻面子啊！

與此同時，安容對著玉鐲看了半天，也沒看出來點端倪，就放棄了，轉而看著沈安芸道：「宣平侯世子要建功立業，可以徵召入伍，想通過我走蕭湛的後門，那妳是找錯人了。」

沈安芸來之前就料到安容不會同意，可她還是不死心，乞求道：「四妹妹，妳就當是可憐可憐我，幫我這麼個小忙吧，不然我回去，我婆婆她……」

沈安芸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安容便抬手打斷她，「這是妳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。」

芍藥站在一旁，皺著眉頭，嘴撇了又撇，偶爾掃一眼沈安芸，就跟看傻子似的。她來明顯是求少奶奶的，少奶奶不見她，她就強逼少奶奶，少奶奶讓她多等了片刻，她又語帶譏諷。

就這樣的態度，別說是幫忙了，不用掃把轟她出去，已經很給她面子了。

說到底，都是習慣害的啊。

以前在侯府時，少奶奶做了什麼不如她們意的事，她們就譏諷少奶奶，然後再說幾句軟話，少奶奶就什麼都答應她們。

如今少奶奶已經脫胎換骨，她們還當少奶奶是那個可以隨她們糊弄的人。

這等做派，真是讓她這暴脾氣快憋不住了。

芍藥憋得辛苦，只見安容起了身道——

「去醉仙樓。」

芍藥愣了一下，看了一眼沈安芸，對她那青黑的臉色視若無睹，扶著安容就走。沈安芸氣得跺腳。

安容走了，她也沒有留下來的必要，捏著拳頭，跟著離開了，而且走得比安容快，路過安容時，她還重重的冷哼了一聲。

看著沈安芸憤憤疾走的背影，芍藥狠狠的做了個鬼臉，「好像少奶奶欠了她似的，就不幫她的忙！」

安容看了兩眼沈安芸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

沈安芸沒她想的那麼傻，宣平侯府傷她那麼深，以她的性子，怎麼可能會任由宣平侯夫人擺佈？

還有她身邊的丫鬟，在沈安芸訴苦時，都敢皺眉頭表露不悅，顯然是宣平侯夫人派來看著她的。

罷了，沈安芸苦心積慮的要嫁進宣平侯府，就算過得再淒苦，也不值得同情。

更何況，她也並非什麼軟柿子，宣平侯夫人欺負她，她不可能忍氣吞聲的受著。

正想著呢，就聽到一陣銀鈴聲傳來。

循聲望去，安容便瞧見蕭錦兒和蕭憐兒走過來。

蕭錦兒穿著一身丁香色縷絲碟紋錦袍，天藍色束腰，腰間綴著蝴蝶玉佩，隨著走動，玉佩下綴著的銀鈴叮鈴作響，體態婀娜，膚色白淨，臉色掛著笑容，宛如春風。

蕭憐兒穿著一身蔥綠彩繡蓮花的散花錦裙裳，披著鵝黃的披帛，上面繡著含苞待放的美蕖，頭上的簪子也是滴露荷，臉襯朝霞，肌凝瑞雪。

兩人走過來，見安容一直在打量她們，眸底還泛著光，臉皮漸漸騰起一抹紅暈。

「大嫂，妳看什麼呢。」蕭錦兒嗔了聲音道，說著，還故意的往四周瞧瞧。

安容失笑道：「別瞧了，這滿園春色是美，可比起妳們就黯然失色了。」

這下，蕭錦兒和蕭憐兒的臉更紅了。

尤其是蕭憐兒跺腳道：「大嫂，妳取笑我們，是妳讓這滿園春色黯然的，可不是我們。」

蕭錦兒配合的點頭，「就是，妳看大嫂的皮膚，白似梨花，嬌如桃瓣，哪是我們這樣粗糙的皮膚能比的？」

說著，她還湊上來，在安容臉上摸了兩把。

安容有種被人調戲了的感覺。

蕭錦兒還不忘追問道：「大嫂，妳之前盯著我們的衣裳看做什麼？」

安容輕揮了下手裏的繡帕，答道：「當然是因為衣裳美，我才看的。」

蕭錦兒臉又紅了三分。

安容笑了，如三月盛開的桃花，嬌豔美麗，笑裏透著一股子自信的風采。

之前她一直糾結，不知道怎麼幫蕭湛，這會兒總算找到入手之處了——開間製衣坊。

她之前一直在琢磨怎麼掙錢、掙誰的錢。

要想掙男人的錢，就得開酒樓、賭坊、青樓，只不過，賭坊和青樓，她是想都沒想就放棄了。

那麼，就只有酒樓了。

只是京都已經有八大酒樓，外加醉仙樓，要想再開一間酒樓，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啊。

不過讓她就這樣放棄，她也做不到。

想想醉扶歸，都能在北烈都城立足，可見廚藝之高。

酒樓她是開定了！

但是，一家酒樓是遠遠不夠的。

她想了想，其實女人的錢更好掙，女人愛美、愛攀比，凡是昂貴精緻、稀罕少見的，就會有一批人趨之若鶩。

有了目標，安容的心就放鬆了許多，嘴角的笑意也更深了。

蕭憐兒瞧了就好奇，「大嫂，妳在高興什麼呢？」

安容撓了撓額頭，說道：「我在想怎麼掙錢呢，我得多跟連軒學學。」

蕭憐兒噗嗤一聲笑了出來，「大嫂，妳可別跟連軒哥哥學，妳不知道，現在京都不叫他靖北侯世子了，都在背地裏叫他連土匪。」

蕭錦兒也是忍俊不禁，「祖父這回是辦錯了一件事，他不該把幫大哥籌軍餉的事交給妳，應該交給連軒哥哥才對，整個京都，有誰掙錢有他快啊？」

蕭憐兒點頭附和，「就是，物盡其用，人盡其才，而且我不明白，祖父為什麼不要朝廷給餉銀和糧食啊，這是大周在打仗，又不是咱們國公府打仗，更奇怪的是，祖父沒打算幫大哥，全交給妳了，我總覺得他是在幫皇上坑大哥呢。」

幫朝廷打仗，鞍前馬後，拋頭顱灑熱血，還不用朝廷幫忙，圖什麼？

蕭錦兒聳肩一歎，「誰知道呢，祖父的心思，沒人能猜得透。」

安容只笑不語。

蕭憐兒和蕭錦兒說完，也就把這事拋諸腦後了，笑道：「我們快去醉仙樓瞧連軒哥哥是怎麼坑錢的吧。」

蕭憐兒說著，蕭錦兒推了她一把。

蕭憐兒愣愣的看著她，「妳推我做什麼？」

蕭錦兒撫額，「沒什麼。」

笨嘴拙舌的，怎麼能用「坑」字呢，尤其是在大嫂跟前，她不知道那主意是大嫂替連軒哥哥出的啊。

蕭憐兒也反應過來了，訕然的笑著，「大嫂，我不是說妳坑……」

安容壓根就沒把這事放在心上，笑道：「若是可以，我倒是想自己去坑他們，而不是借著連軒在京都混出來的土匪名聲。」

幾人笑笑，邁步出了國公府大門。

上了馬車之後，她們直奔醉仙樓。

今兒的醉仙樓可以說是人滿為患，一條街從街頭就開始堵起，上到達官顯貴，下到商賈富豪，還有謙謙君子、文弱書生，都一個勁的往醉仙樓湧去。

沒辦法，誰叫他們逛留香閣，還送那些姑娘們首飾了，現在靖北侯世子都揚言了，他們敢不贖回來嗎？

安容有些擔憂，這些人是要把醉仙樓給擠爆啊？

堵了半天，馬車只往前走了一點點，安容心急啊。

將車簾掀開，她乾脆吩咐道：「就在這裏下馬車吧。」

趙成看了眼擁堵的街道，皺眉道：「少奶奶，街上人太多了，怕有危險。」

安容扯了下嘴角，「哪來那麼多的危險啊？」

她執意要下馬車，趙成也就沒攔著了，吩咐芍藥看好安容，他要將馬車停好。

誰想，這就麼一空檔，安容就被賊偷了東西。

不只她，蕭錦兒也一樣。

芍藥和海棠還有幾個丫鬟護著安容幾個往前走，才走了十幾步，就有一個八、九歲的小男孩被一大漢一推，直愣愣的朝安容和蕭錦兒倒了過來。

海棠扶著她，安容也搭了把手。

那小男孩倒也懂禮貌，道了歉，也道了謝。

安容還叮囑他街上亂，別亂跑。

可是等小男孩走後，沒多久，蕭錦兒就發現腰間的玉佩丟了。

安容低頭一看，自己的也沒了。

芍藥立刻扯著嗓子喊抓賊，可是人來人往的街道，比花燈會還要熱鬧，哪裏還有那小男孩的人影啊？

不過，有暗衛在呢。

芍藥一喊，暗衛就飛簷走壁去抓賊了。

附近一家酒樓的臨窗處，一男子面色陰冷，俯瞰而下，眸光鎖緊安容，後又落到蕭錦兒身上。

他的嘴角緩緩上揚，勾起一抹殘忍的笑來。

擠過擁鬧的人群，安容這才進了醉仙樓，只覺得呼吸都順暢了些。

蕭錦兒撫著髮髻，氣得跺腳，「我又被人順走了一根髮簪！」

蕭憐兒捂嘴笑，「行了，別生氣了，一會兒咱們找連軒哥哥賠好了，我們可是為了給他添彩助興才來的。」說著，她就覺察到有好些人看著她們，不由得臉紅了。這些人今兒來，可不是來吃飯的，而是將送給留香閣姑娘的首飾買回去。

見了蕭錦兒幾個，有男子笑了，「莫非，幾位姑娘也是留香閣的常客？」

蕭錦兒的臉瞬間變得霜冷。

那男子繼續大笑，不過很快他就笑不出來了，一旁一個男子踹了他一腳，「你想找死就死一邊去，連蕭國公府姑娘的玩笑也敢開？！」

那男子臉當即一白，忙賠禮道：「說笑的，幾位姑娘莫生氣。」

蕭錦兒幾個沒有和他計較，有小廝過來，請她們去樓上包間。

包間裏，連軒正躺在小榻上，嘴裏叨著果子，兩隻手在數銀票。

小廝將門推開，蕭錦兒幾個邁步進去。

蕭憐兒喊了一聲，「連軒哥哥。」

連軒撇頭看了她們一眼，然後就皺了眉，剛剛數了半天，被蕭憐兒一打岔，他忘記數到多少錢了。

他把銀票往卜達身上一丟，將嘴裏叨著的果子拿在手裏，道：「你來數。」然後走了過來，道：「妳們怎麼這會兒才來？」

蕭錦兒沒好氣道：「整條街都堵了，馬車根本就過不來，我們是走過來的。」

蕭憐兒也點頭附和，「就是，除了花燈會，我還沒見過這麼擁堵的街呢。」說著，俏皮一笑，「連軒哥哥，你就要去戰場了，你一走，京都都不熱鬧了。」

連軒臉訕然一笑，隨即瞪了蕭憐兒，「沒大沒小，有妳這麼打趣哥哥的嗎？」

聽著連軒說沒大沒小，一屋子人不約而同的對著他翻了兩個大白眼。

連軒嘴角抽了兩下，不說話了。

這時候，有人敲門了，「世子爺，徐府管家給您送銀子來了。」

連軒啃著果子道：「讓他進來。」

門吱呀一聲打開，一個模樣周正，年約四十五、六歲的男子進來了，他穿著一身青衣直綴，眼神溫和中透著一股精明。

他上前規矩恭謹的給連軒請了安，又給安容和蕭錦兒幾個見了禮，禮數周到，叫

人挑不出錯來，而且，他臉上一直掛著笑，給人一種脾氣很好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感覺。

安容嘴角微微上揚，眸底流露出一抹瞧好戲的神情。

連軒一邊啃著果子，一邊敲桌子，「放下吧。」

徐總管趕緊接過身後小廝遞上來的錦盒，輕輕的擺在連軒跟前，「世子爺，還請您見諒，我家老爺這兩日告假在家，已經竭盡全力在籌銀子了，幾乎能借的都去借了，勉強才湊夠四十四萬兩銀票……」

連軒打開錦盒，將銀票拿出來，隨手數了一下，不多不少，正好四十四萬兩。

「還差十萬兩呢。」連軒隨手把銀票丟在了錦盒裏。

徐總管忙道：「世子爺，我家老爺實在是盡力了，連徐太后和祈王那裏，能借的都想辦法借了，還有府中一些房契地契也變賣了不少，可五十四萬兩銀子實在是太多了，府裏竭盡全力，也只湊到這四十四萬兩，如今連少爺的月錢都縮減了一半……」

徐總管一番哭窮，然後道：「那十萬兩，徐府一時間實在是拿不出來了，我家老爺知道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，更不敢與世子爺結仇……」

徐府不敢得罪連軒，錢一定會還，但是現在實在還不了了，還請連軒寬限數日，另外表達了徐府和他交好之意。

安容坐在一旁，邊喝茶邊聽著。

她知道徐府想來軟的，只可惜沒遇上吃軟的人，對於不喜歡的人，連軒是軟硬都不吃。

他將果子啃完，果核一丟，又拿了一顆果子繼續啃，邊啃便道：「也就是說，徐府想稍候再把十萬兩銀子給我？」

徐總管點點頭，「還請世子爺見諒，府裏實在是沒有……」

「呸！」連軒將嘴裏的果子一吐，瞥了徐總管一眼道：「行了，你少糊弄我，徐家會缺那十萬兩銀子？當我是三歲小孩呢。」

徐總管又是一番說好話。

聽到徐總管說賣鋪子，安容這時才開口道：「我聽說八大酒樓中的褚桂樓好像就是徐家的，還有這條街上的綠意綢緞莊也是徐家開的，這兩間鋪子徐家賣嗎？」

徐總管被問得一愣。

褚桂樓和綢緞莊的生意極好，老爺怎麼可能會賣啊？

不過安容一問這話，連軒就知道她想要褚桂樓和綢緞莊了，當即笑道：「既然是徐家的就好說了，是拿酒樓和綢緞莊抵債，還是把它們賣掉還我銀子，我都隨意，明天之前，我要見到十萬兩銀票，送客。」

連軒的話剛落，卜達就過來送客了，「徐總管，請。」

徐總管離開之前，還規矩恭謹的行了禮。

等她走後，蕭錦兒就道：「大嫂，妳想要褚桂樓？」

安容搖頭一笑，「徐家不會賣褚桂樓的。」

徐家是徐太后的娘家，在皇上登基之前，徐家風光無限，而且當年陪先皇打仗，

徐家得到的好處可不比蕭國公府少，只是蕭國公府正大光明，徐家是悶不吭聲發大財罷了，要不是徐太后的兒子病逝，徐家何至於是今日光景？

當年，為了阻止先皇立皇上為太子，徐家可是費盡心思，如今皇上登基為帝，徐家不夾著尾巴做人，那是找死。

徐家不是不能再拿十萬兩，只是不願意、不甘心罷了，若是能多說幾句好話，就能少掏十萬兩，誰不願意？

蕭憐兒給安容倒茶，笑道：「大嫂，妳太壞了，只說了一句話，徐家就不得不繼續掏錢了。」

連軒則好奇道：「大嫂，妳怎麼知道褚桂樓是徐家的？」

一句話問得安容啞然，她訕笑兩聲，「你大哥說的。」

連軒摸了摸鼻子，再不問了，只是有些鬱悶，大哥很少混跡在京都大街小巷，卻知道褚桂樓是徐家的，他沒事瞎溜達卻不知道，這也讓他太受打擊了吧？

他正想著呢，樓下鑼鼓敲響了。

正式開始賣留香閣的東西，首先賣的都是大件，如紅玉瓶子，玉如意，金綃扇……這些東西都收藏在無瑕姑娘的閨房裏，極其珍貴。

今兒來醉仙樓的有不少富商在，瞧見那些東西，心裏犯癢癢，立刻就出價了。

安容的目的只是把東西賣出去，至於誰來買，並不介意，看著樓下的人喊價，很快就超過了她給的底價，而且價格節節攀升，以超過預期的兩千兩銀子被賣掉了。連軒坐在那裏瞧著，眉頭微挑，眸底閃過一抹亮光，道：「這群奸商的錢，不坑白不坑，大嫂，妳們在這裏吃著，我下樓了。」說完，他起身便走。

蕭憐兒眨巴一雙眼睛，「連軒哥要去做什麼啊？」

蕭錦兒捂嘴笑，「這還用說嗎，顯然是去抬價了。」

安容幾個坐在窗戶邊，等著看樓下的好戲。